

文白对照全译

資治通鑑

九

北京燕山出版社

3

3

編

K204.3/0150

1342421

资治通鉴

——文白对照全译本

(第九册)

重庆师范大学
学前教育学院
图书馆

K204.3

0150

重庆师大图书馆

北



CS1518878

目 录

资治通鉴卷第八十八

晋纪十 起玄默浞滩，尽昭阳作噩，凡二年。 …… (2343)

资治通鉴卷第八十九

晋纪十一 起阙逢阉茂，尽柔兆困敦，凡三年。 …… (2372)

资治通鉴卷第九十

晋纪十二 起强圉赤奋若，尽著雍摄提格，凡二年。 …… (2403)

资治通鉴卷第九十一

晋纪十三 起屠维单阏，尽重光大荒落，凡三年。 …… (2427)

资治通鉴卷第九十二

晋纪十四 起玄默敦牂，尽昭阳协洽，凡二年。 …… (2452)

资治通鉴卷第九十三

晋纪十五 起阙逢浞滩，尽强圉大渊献，凡四年。 …… (2478)

资治通鉴卷第九十四

晋纪十六 起著雍困敦，尽重光单阏，凡四年 …… (2505)

资治通鉴卷第九十五

晋纪十七 起玄默执徐，尽强圉作噩，凡六年。 …… (2535)

资治通鉴卷第九十六

晋纪十八 起著雍淹茂，尽重光赤奋若，凡四年。 …… (2564)

资治通鉴卷第九十七

晋纪十九 起玄默摄提格，尽强圉协洽，凡六年。 …… (2594)

资治通鉴卷第八十八

晋纪十 起玄默浞滩，尽昭阳作噩，凡二年。

孝怀皇帝下

永嘉六年

晋纪十 晋怀帝永嘉六年（公元312年）

春季，正月，汉呼延皇后去世，谥号为

武元。

春，正月，汉呼延后卒，

谥曰武元。
汉镇北将军靳冲、平北将军卜瑒寇并州；辛未，围晋阳。

汉镇北将军靳冲、平北将军卜瑒进犯并州。辛未（十九日），包围晋阳。

甲戌，汉主聪以司空王育、尚书令任颙女为左、右昭仪，中军大将军王彰、中书监范隆、左仆射马景女皆为夫人，右仆射朱纪女为贵妃，皆金印紫绶。聪将纳太保刘殷女，太弟乂固谏。聪以问太补延年、太傅景，皆曰：“太保自云刘康公之后，与陛下殊源，纳之何害！”聪悦，拜殷二女英、娥为左、右贵嫔，位在昭仪上；又纳殷女孙四人皆为贵人，位次贵妃。于是六刘

甲戌（二十二日），汉主刘聪封司空王育和尚书令任颙的女儿为左、右昭仪，中军大将军王彰、中书监范隆、左仆射马景三人的女儿都为夫人，右仆射朱纪的女儿为贵妃，都授予金印章和紫色绶带。刘聪打算纳娶太保刘殷的女儿，太弟刘乂坚决劝谏。刘聪就此事询问太宰刘延年、太傅刘景，他们都说：“太保刘殷自称是周代刘康公的后代，与陛下不是一个族源，纳娶她有什么妨害？”刘聪很高兴，封刘殷的两个女儿刘英、刘娥为左、右贵嫔，地位在昭仪之上。又纳娶刘殷的四个孙女都当作贵人，地位低于贵妃。这样六刘所受的宠幸占满后宫，刘聪很少再出门到

之宠倾后宫，聪希复出外，事外面，政事都由宦官中黄门传达。皆中黄门奏决。

故新野王歆牙门将胡亢聚众于竟陵，自号楚公，寇掠荆土，以歆南蛮司马新野杜曾为竟陵太守。曾勇冠三军，能被甲游于水中。

二月，壬子朔，日有食之。

石勒筑垒于葛陂，课农造舟，将攻建业。琅邪王睿大集江南之众于寿春，以镇东长史纪瞻为扬威将军，都督诸军以讨之。

会大雨，三月不止，勒军中饥疫，死者太半，闻晋军将至，集将佐议之。右长史刁膺请先送款于睿，求扫平河朔以自赎，俟其军退，徐更图之，勒慨然长啸。中坚将军夔安请就高避水，勒曰：“将军何怯邪！”孔萇等三十余将请各将兵分道夜攻寿春，斩吴将头，据其城，食其粟，要以今年破丹杨，定江南。勒笑曰：“是勇将之计也！”各赐铠马一匹。顾谓张宾曰：“于君意何如？”宾曰：“将军攻陷京师，囚执天子，杀害王公，妻略妃主，擢将军之发，不足以数将军之罪，奈何复相臣奉乎！去年既杀王弥，不当来此；今天降霖雨于数百里中，示将军不应留此也。邺有三台之固，西接平

已故新野王司马歆的牙门将胡亢在竟陵聚众，自称楚公，在荆州的土地上掳掠，任司马歆的南蛮司马新野人杜曾为竟陵太守。杜曾骁勇为三军第一，能身披铠甲在水中游泳。

二月，壬子朔（初一），出现日食。

石勒在葛陂修筑营垒，向农民征税修造舟船，打算进攻建业。琅邪王司马睿大规模征集江南的部队到寿春，任镇东长史纪瞻为扬威将军，统率各路军队来征讨石勒。

遇到大雨，三个月不停，石勒军队饥乏并流行疾病，死的人超过大半，又听到晋朝军队将要进攻，就召集武将及参佐商议。右长史刁膺请石勒先向司马睿求和，请求扫平河朔来赎自己的罪，等到司马睿的军队退还江南，再慢慢谋取他。石勒听后忧伤地大声发出悲叹。中坚将军夔安请石勒到地势高的地方避水，石勒说：“将军你为什么胆怯呢？”孔萇等三十多个武将请求各自带兵分路夜袭寿春，斩掉吴地武将的头颅，占领他们的城邑，吃他们的粮食，想就在今年攻下丹阳、平定江南。石勒笑着说：“这真是勇将的计策啊！”赏赐他们铠甲一副、马一匹。石勒对张宾说：“依您看怎么办呢？”张宾说：“将军您攻陷京城，囚禁了晋朝天子，杀害亲王公卿大臣，侵占凌辱晋朝的嫔妃公主，拔下您的头发，也不够来数落将军您的罪过。怎么能再以臣下的身分侍奉晋朝呢？去年杀了王弥，就不应该到这里来。现在，几百里内上天不断地降雨，这是告诉将军您不应该在这里逗

阳，山河四塞，宜北徙据之，以经营河北，河北既定，天下无处将军之右者矣。晋之保寿春，畏将军往攻之耳。彼闻吾去，喜于自全，何暇追袭吾后，为吾不利邪！将军宜使輜重从北道先发，将军引大兵向寿春。輜重既远，大兵徐还，何忧进退无地乎！”勒攘袂鼓髯曰：“张君计是也！”责刁膺曰：“君既相辅佐，当共成大功，奈何遽劝孤降！此策应斩！然素知君怯，特相宥耳。”于是黜膺为将军，擢宾为右长史，号曰“右侯”。

勒引兵发葛陂，遣石虎帅骑二千向寿春，遇晋运船，虎将士争取之，为纪瞻所败。瞻追奔百里，前及勒军，勒结陈待之；瞻不敢击，退还寿春。

汉主刘聪封帝为会稽郡公，加仪同三司。聪从容谓帝曰：“卿昔为豫章王，朕与王武子造卿，武子称朕于卿，卿言闻其名久矣，赠朕柘弓银研，卿颇记否？”帝曰：“臣安敢忘之！但恨尔日不早识龙颜！”聪曰：“卿家骨肉何相残如此？”帝曰：“大汉将应天受命，故为陛下自相驱除，此殆天意，非人事也！且臣家若能

留了。邺城有三个高台防守坚固，西临汉都城平阳，隔山阻河四面都有要塞，应当向北迁移占据那里，经营黄河以北地区。黄河以北地区平定后，全国就没有处在将军您上面的人了。晋朝保卫寿春，只是惧怕您去攻打寿春罢了。他们听说我们离去了，对能够自己保全而感到高兴满足，还有什么功夫追击我军的后部，施行不利于我军的行动呢？您应当派輜重队伍从北面的道路先行进发，您带领大部军队开往寿春。輜重队伍走远后，大部军队再缓缓回撤，还忧虑什么进退无路的呢？”石勒捋起衣袖抚动髯须说：“张君的计策好啊！”又责备刁膺说：“您既然作我的辅佐，就应当共同成就大业，怎么能催促劝说我投降呢？出这个计策的应当杀头！但我平常了解您胆怯怕事，特地原谅您罢了。”于是把刁膺贬黜为将军，提拔张宾为右长史。号称“右侯”。

石勒带兵从葛陂出发，派石虎带领二千骑兵进发寿春，遇到晋朝的运输船，石虎的部将兵士争先攻取，结果被纪瞻击败。纪瞻穷追了一百多里，追上石勒的军队，石勒排好兵阵等待，而纪瞻不敢攻打，退还到寿春。

汉主刘聪封晋怀帝为会稽郡公，开府仪同三司。刘聪和颜悦色地对怀帝说：“你过去当豫章王，我与王武子拜会你，王武子向你赞扬我，你说久闻大名，送给我柘木良弓和银砚台，你还记得吗？”怀帝说：“臣下我怎么敢忘掉呢？只可惜当时没有及早地认识龙颜！”刘聪说：“你家的亲骨肉为什么这样互相残杀？”怀帝说：“大汉将要承接天意，所以自相驱赶杀戮替陛下扫平道路，这是天意，不是人所能决定的！再说我家如果能尊奉武皇帝的大业，九族和睦相处，陛下从哪里得

奉武皇帝之业，九族敦睦，陛下何由得之！”聪喜，以小刘贵人妻帝，曰：“此名公之孙也，卿善遇之。”

代公猗卢遣兵救晋阳，三月，乙未，汉兵败走。卜珣之卒先奔，靳冲擅收珣，斩之；聪大怒，遣使持节斩冲。

聪纳其舅子辅汉将军张实二女徽光、丽光为贵人，太后张氏之意也。

凉州主簿马觚说张轨：“宜命将出师，翼戴帝室。”轨从之，驰檄关中，共尊辅秦王，且言：“今遣前锋督护宋配帅步骑二万，径趋长安；西中郎将实帅中军三万，武威太守张琰帅胡骑二万，络绎继发。”

夏，四月，丙寅，征南将军山简卒。

汉主聪封其子敷为渤海王，骥为济南王，鸢为燕王，鸿为楚王，劬为齐王，权为秦王，操为魏王，持为赵王。

聪以鱼蟹不供，斩左都水使者襄陵王掭；作温明、徽光二殿未成，斩将作大匠望都公靳陵。观渔于汾水，昏夜不归。中军大将军王彰谏曰：“比观陛下所为，臣实痛心疾首。今愚民归汉之志未专，思晋之心犹甚，刘琨咫尺，刺客纵横；帝王轻出，一夫敌耳。

到天下呢？”刘聪听得高兴，把小刘贵人赏给了怀帝作妻子，说：“这是名公爵的孙女，你好好对待她。”

代公拓跋猗卢派兵救援晋阳，三月，乙未（十四日），汉军队溃败而逃。卜珣带领部众先逃跑，靳冲擅自拘捕了卜珣，把他杀了。刘聪大怒，派使者拿着符节杀了靳冲。

刘聪纳娶他舅舅的儿子辅汉将军张实的两个女儿张徽光、张丽光为贵人，这是太后张氏的主意。

凉州主簿马觚对张轨说：“应当让武将出征，以辅佐拥戴朝廷。”张轨接纳了这个建议，急速将檄文传布关中地区，号召共同尊奉辅佐秦王司马业。并且说：“现在派遣前锋督护宋配率领二万步兵和骑兵，直接奔赴长安；西中郎将张实带领中军三万军队，武威太守张琰率领二万胡人骑兵，陆续进发。”

夏季，四月，丙寅（十六日），征南将军山简去世。

汉主刘聪封他的儿子刘敷为渤海王，刘骥为济南王，刘鸢为燕王，刘鸿为楚王，刘劬为齐王，刘权为秦王，刘操为魏王，刘持为赵王。

刘聪因为鱼蟹供应不上，杀死左都水使者襄陵王刘掭。温明、徽光二座宫殿没有建成，杀死将作大匠望都公靳陵。他到汾水观看捕鱼，黄昏黑夜都不返还。中军大将军王彰劝谏说：“近来看到陛下的行动，我实在是痛心疾首。现在愚民们归附汉的心意并不坚定，而思念晋朝的心情还非常浓厚，刘琨虎视眈眈近在咫尺，刺客到处都有。帝王轻率地出行，一个人就能把您刺杀。希望陛下改

愿陛下改往修来，则亿兆幸甚！”聪大怒，命斩之；王夫人叩头乞哀，乃囚之。太后张氏以聪刑罚过差，三日不食；太弟义、单于粲舆棹切谏。聪怒曰：“吾岂桀、纣，而汝辈生来哭人！”太宰延年、太保殷等公卿、列侯百余人，皆免冠涕泣曰：“陛下功高德厚，旷世少比，往也唐、虞，今则陛下。而顷来以小小不供，亟斩王公；直言忤旨，遽囚大将。此臣等窃所未解，故相与忧之，忘寝与食。”聪慨然曰：“朕昨大醉，非其本心，微公等言之，朕不闻过。”各赐帛百匹，使侍中持节赦彰曰：“先帝赖君如左右手，君著勋再世，朕敢忘之？此段之过，希乃君荡然。君能尽怀忧国，朕所望也。今进君驃骑将军、定襄郡公，后有不逮，幸数匡之！”

王弥既死，汉安北将军赵固、平北将军王桑恐为石勒所并，欲引兵归平阳。军中乏粮，士卒相食，乃自碛磝津西渡，攻掠河北郡县。刘琨以其兄子演为魏郡太守，镇邺，固、桑恐演邀之，遣长史临深为质于琨。琨以固为雍州刺史，桑为豫州刺史。

贾疋等围长安数月，汉中山王曜连战皆败，驱掠士女八

变过去的作法养成新的习惯，那就是百姓的幸福了！”刘聪大怒，命令杀他，王彰的女儿王夫人在一旁叩头乞求宽恕，于是把王彰囚禁起来。太后张氏因为刘聪的刑罚过于苛刻，三天不吃饭。太弟刘义、单于刘粲带着棺材冒死恳切地劝谏。刘聪怒冲冲地说：“我难道是暴君桀、纣吗？你们却来哭活人！”太宰刘延年、太保刘殷等公卿大臣列侯一百多人，都摘去头冠哭着说：“陛下功高德厚，从古到今很少有人能与您比拟，古代有唐尧、虞舜，今天则是陛下。但近来因为物资稍微供应不足，就杀王公，直言冒犯您的旨意，就马上囚禁大将。这是我们心里所不理解的，所以大家都对这感到忧患，乃至废寝忘食。”刘聪慨叹说：“朕昨天大醉，这些事不是我的本意，不是你们说起，朕就听不到自己的过失了。”每人赐帛四布帛，派侍中拿着符节赦免王彰说：“先帝刘渊依靠您如同左右手一样，您立下的再世之功，朕怎敢忘怀？这次的过失，希望您不要放在心上。您能够尽心忧国，正是朕所希望的。现在提升您为驃骑将军，封定襄郡公。朕将来再有做得不尽人意的地方，还希望您多多指正。”

王弥死后，汉安北将军赵固、平北将军王桑担心自己的军队被石勒吞并，想带兵返回平阳。军中缺少粮食，士卒竟互相残食。于是从碛磝津西渡黄河，进攻抢掠黄河以北的郡县。刘琨任哥哥的儿子刘演为魏郡太守，镇守邺城，王桑害怕刘演阻击，就派长史临深到刘琨处当做人质。刘琨就任赵固为雍州刺史，王桑为豫州刺史。

贾疋等人包围长安几个月，汉中山王刘曜接连出战都战败了，强行驱赶八万多成年

万余口，奔于平阳。秦王业自雍入于长安。五月，汉主刘聪贬曜为龙骧大将军，行大司马。聪使河内王粲攻傅祗于三渚，右将军刘参攻郭默于怀；会祗病薨，城陷，粲迁祗子孙并其士民二万余户于平阳。

六月，汉主刘聪欲立贵嫔刘英为皇后。张太后欲立贵人张徽光，聪不得已，许之。英寻卒。

汉大昌文献公刘殷卒。殷为相，不犯颜忤旨，然因事进规，补益甚多。汉主聪每与群臣议政事，殷无所是非；群臣出，殷独留，为聪敷畅条理，商榷事宜，聪未尝不从之。殷常戒子孙曰：“事君当务几谏。凡人尚不可面斥其过，况万乘乎！夫几谏之功，无异犯颜，但不彰君之过，所以为优耳。”官至侍中、太保、录尚书，赐剑履上殿、入朝不趋、乘舆入殿。然殷在公卿间，常恂恂有卑让之色，故能处骄暴之国，保其富贵，不失令名，以寿考自终。

汉主聪以河间王易为车骑将军，彭城王翼为卫将军，并典兵宿卫。高平王悝为征南将军，镇离石；济南王骥为征西将军，筑西平城以居之；魏王

男女逃奔平阳。秦王司马业从雍州进入长安。五月，汉主刘聪把刘曜贬为龙骧大将军，行大司马。刘聪派河内王刘粲在三渚攻打傅祗，派右将军刘参到怀县攻打郭默。正遇上傅祗因病去世，三渚城沦陷，刘粲把傅祗的子孙以及士人百姓二万余户都迁往平阳。

六月，汉主刘聪打算立贵嫔刘英为皇后，而张太后则要立贵人张徽光，刘聪没办法，只好应允。刘英不久就去世了。

汉大昌文献公刘殷去世。刘殷当丞相，从不冒犯皇帝违反圣旨，但经常就具体的事情进宫劝谏，对刘聪补益很多。汉主刘聪每次与大臣们商议政事，刘殷都不表示什么态度，等大臣们撤离，刘殷单独留下，为刘聪把各种意见理出头绪，商讨事宜，刘聪从没有不采纳他的建议的。刘殷常常告诫子孙说：“为君主做事应当务求对君主委婉地劝谏。凡人尚且不能当面指责他的过错，更何况皇帝呢？委婉劝谏的功效，其实与冒犯君主没有什么区别，只是不明说君主的过失，所以是比较好的策略。”刘殷历任侍中、太保、录尚书等职，并被赐予可以佩剑穿鞋上宫殿、朝见天子不用快步行走、乘车进入宫殿等特权。但是刘殷在公卿大臣中，常常带有谦卑的神色，所以处在骄纵横暴的国家，能够保全自己的富贵，不损伤自己的美好声名，以长寿善终。

汉主刘聪任命河间王刘易为车骑将军，彭城王刘翼为卫将军，共同统率皇宫禁卫军。任高平王刘悝为征南将军，镇守离石；济南王刘骥为征西将军，建筑西平城居住；魏王刘操为征东将军，镇守蒲子。

操为征东将军，镇蒲子。

赵固、王桑自怀求迎于汉，汉主聪遣镇远将军梁伏疵将兵迎之。未至，长史临深、将军牟穆帅众一万叛归刘演。固随疵而西，桑引其众东奔青州，固遣兵追杀之于曲梁，桑将张凤帅其余众归演。聪以固为荆州刺史、领河南太守，镇洛阳。

石勒自葛陂北行，所过皆坚壁清野，虏掠无所获，军中饥甚，士卒相食。至东燕，闻汲郡向冰聚众数千壁枋头，勒将济河，恐冰邀之。张宾曰：“闻冰船尽在渚中未上，宜遣轻兵间道袭取，以济大军，大军既济，冰必可擒也。”秋，七月，勒使支雄、孔萇自文石津缚筏潜渡，取其船。勒引兵自棘津济河，击冰，大破之，尽得其资储，军势复振，遂长驱至邺。刘演保三台以自固，临深、牟穆等复帅其众降于勒。

诸将欲攻三台，张宾曰：“演虽弱，众犹数千，三台险固，攻之未易猝拔，舍而去之，彼将自溃。方今王彭祖、刘越石，公之大敌也，宜先取之，演不足顾也。且天下饥乱，明公虽拥大兵，游行羁旅，人无定志，非所以保万全，制四方也。不若择便地而

赵固、王桑从怀县向汉请求接应，汉主刘聪派镇远将军梁伏疵带兵迎接他们。迎接的军队还没有抵达时，长史临深、将军牟穆带领一万七兵反叛投归刘演。赵固随梁伏疵向西边进发，王桑却又带领所属军队向东奔赴青州，赵固就派兵追击，在曲梁杀了王桑。王桑的部将张凤带领残部投归刘演。刘聪让赵固担任荆州刺史，兼河南太守，镇守洛阳。

石勒从葛陂向北行进。所经过的地方百姓都坚壁清野，因而没有掳掠到什么东西，军中非常饥饿，出现士卒吃士卒充饥的现象。到达东燕，听说汲郡人向冰聚结了几千人在枋头修筑了营垒，石勒将要渡黄河，又担心遭到向冰的阻击。张宾说：“听说向冰的船只全都放在水中没有抬上岸，应当遣派轻装兵士抄小道去偷袭夺取这些船，用来渡大部队过黄河，大部军队渡河后，一定能擒获向冰。”秋季，七月，石勒派遣支雄、孔萇从文石津绑扎木筏偷渡，夺取了向冰的船只。石勒率兵从棘津渡黄河，攻打向冰，把向冰打得惨败，得到了向冰的全部物资储备，军队士气重新振奋起来，于是长驱直入到达邺城。刘演防守三台以求自己稳固，临深、牟穆等人又率领自己的部队向石勒投降。

部将们想攻打三台，张宾对石勒说：“刘演虽然兵力微弱，但还有几千军队，三台险峻坚固，攻打不容易很快把它拿下，舍弃它而离开，那里将会自己崩溃。现在王浚、刘琨是您的主要敌人，应当先攻打他们，刘演不值得注意。再说天下饥饿动乱，您虽然拥有强大的军队，但来回行军长期在旅途中，人心不定，这不是辖制四方的万全之计。不如选择一个便利的地方占据它，多多聚集储

据之，广聚粮储，西稟平阳以图幽、并，此霸王之业也。邯郸、襄国，形胜之地，请择一而都之。”勒曰：“右侯之计是也！”遂进据襄国。

宾复言于勒曰：“今吾居此，彭祖、越石所深忌也，恐城堑未固，资储未广，二寇交至。宜亟收野谷，且遣使至平阳，具陈镇此之意。”勒从之，分命诸将攻冀州，郡县壁垒多降，运其谷以输襄国；且表于汉主聪，聪以勒为都督冀、幽、并、营四州诸军事、冀州牧，进封上党公。

刘琨移檄州郡，期以十月会平阳，击汉。琨素奢豪，喜声色。河南徐润以音律得幸于琨，琨以为晋阳令。润骄恣，干预政事。护军令狐盛数以为言，且劝琨杀之，琨不从。润谮盛于琨，琨收盛，杀之。琨母曰：“汝不能驾御豪杰以恢远略，而专除胜己，祸必及我。”

盛子泥奔汉，具言虚实。汉主聪大喜，遣河内王粲、中山王曜将兵寇并州，以令狐泥为乡导。琨闻之，东出，收兵于常山及中山，使其将郝洗、张乔将兵拒粲，且遣使求救于代公猗卢。洗、乔俱败死。粲、曜乘虚袭晋阳，太原太守

备粮食，尊奉平阳以谋取幽州、并州，这是霸王的功业。邯郸、襄国，都是好地方，请选择一个作为都城。”石勒说：“您的计策是对的！”于是进发攻占了襄国。

张宾又对石勒说：“现在我们驻扎在这里，是王浚、刘琨深深忌怕的。我担心城墙堑壕还不坚固，物资储备还不充分时，他们二人交相率兵来犯。应当迅速集结野外的粮食，并且派使者到平阳，一一说明我们镇守此地的意图。”石勒听取了 this 建议，分别命令诸将进攻冀州，那里的郡、县、营垒大多降服，就把这些地方的粮谷运往襄国。并且表奏汉主刘聪，刘聪让石勒担任都督冀、幽、并、营四州诸军事，冀州牧，进封为上党公。

刘琨向各州郡发布檄文，约定十月在平阳会合，攻打汉。刘琨平素奢侈浮华，喜欢音乐女色。河南人徐润因为擅长音律而受到刘琨的宠信，刘琨让他担任晋阳令。徐润骄纵恣肆，经常干预朝政。护军令狐盛多次对此向刘琨发表看法，并且劝刘琨把他杀了。刘琨不听。结果徐润向刘琨说令狐盛的坏话，刘琨就逮捕了令狐盛，把他杀了。刘琨的母亲说：“你不能驾驭英雄豪杰来完成宏大的谋略，而只知一心清除超越自己的人，这带来的灾祸一定会殃及我。”

令狐盛的儿子令狐泥投奔到汉，全部陈说刘琨的虚实情况。汉主刘聪大喜过望，派遣河内王刘粲、中山王刘曜率兵进攻并州，让令狐泥担任向导。刘琨听说后，向东在常山及中山集结军队，派部将郝洗、张乔带兵阻击刘粲，并且派使者向代公拓跋猗卢请求援助。郝洗、张乔都兵败而死。刘粲、刘曜乘虚偷袭晋阳，太原太守高乔、并州别驾郝

高乔、并州别驾郝聿以晋阳降汉。八月，庚戌，琨还救晋阳，不及，帅左右数十骑奔常山。辛亥，粲、曜入晋阳。壬子，令狐泥杀琨父母。

粲、曜送尚书卢志、侍中许遐、太子右卫率崔玮于平阳。聪复以曜为车骑大将军，以前将军刘丰为并州刺史，镇晋阳。九月，聪以卢志为太弟太师，崔玮为太傅，许遐为太保，高乔、令狐泥皆为武卫将军。

己卯，汉卫尉梁芬奔长安。

辛巳，贾疋等奉秦王业为皇太子，建行台于长安，登坛告类，建宗庙、社稷，大赦。以阎鼎为太子詹事，总摄百揆；加贾疋征西大将军，以秦州刺史南阳王保为大司马。命司空荀藩督摄远近，光禄大夫荀组领司隶校尉、行豫州刺史，与藩共保开封。

秦州刺史裴苞占据险要以拒凉州兵，张实、宋配等击破之，苞奔柔凶坞。

冬，十月，汉主聪封其子恒为代王，逞为吴王，朗为颍川王，阜为零陵王，旭为丹杨王，京为蜀王，坦为九江王，晃为临川王；以王育为太保，王彰为太尉，任颍为司徒，马景为司空，朱纪为尚书令，

聿献出晋阳向汉投降。八月，庚戌（初一），刘琨返回来营救晋阳，没来得及，只好带领左右随从几十人骑马逃奔常山。辛亥（初二），刘粲、刘曜进入晋阳。壬子（初三），令狐泥斩杀了刘琨的父母。

刘粲、刘曜把晋朝尚书卢志、侍中许遐、太子右卫率崔玮护送到平阳。刘聪又以刘曜担任车骑大将军，以前将军刘丰任并州刺史，镇守晋阳。九月，刘聪任卢志为太弟太师，任崔玮为太傅，许遐为太保，高乔、令狐泥都担任武卫将军。

己卯（疑误），汉的卫尉梁芬逃奔长安。

辛巳（初三），贾疋等尊奉秦王司马业为皇太子，在长安建立行台，登祭坛祭天。设置宗庙、社稷，实行大赦。任阎鼎为太子詹事，代理统领文武百官。任命贾疋为征西大将军，秦州刺史、南阳王司马保为大司马。让司空荀藩督领远近的事务，光禄大夫荀组兼任司隶校尉、豫州刺史，与荀藩共同守卫开封。

秦州刺史裴苞占据险要之地来抵御凉州的军队。张实、宋配等人打败了他，裴苞逃奔柔凶坞。

冬季，十月，汉主刘聪晋封自己的儿子刘恒为代王，刘逞为吴王，刘朗为颍川王，刘阜为零陵王，刘旭为丹阳王，刘京为蜀王，刘坦为九江王，刘晃为临川王。任王育为太保，王彰为太尉，任颍为司徒，马景为司空，朱纪为尚书令，范隆为左仆射，呼延晏为右仆射。

范隆为左仆射，呼延晏为右仆射。

代公猗卢遣其子六修及兄子普根、将军卫雄、范班、箕澹帅众数万为前锋以攻晋阳，猗卢自帅众二十万继之，刘琨收散卒数千为之乡导。六修与汉中山王曜战于汾东，曜乐败，坠马，中匕创。讨虏将军傅虎以马授曜，曜不受，曰：“卿当乘以自免，吾创已重，自分死此。”虎泣曰：“虎蒙大王识拔至此，常思效命，今其时矣。且汉室初基，天下可无虎，不可无大王也！”乃扶曜上马，驱令渡汾，自还战死。曜入晋阳，夜，与大将军桑、镇北大将军丰掠晋阳之民，逾蒙山而归。十一月，猗卢追之，战于蓝谷，汉兵大败，擒刘丰，斩刑延等三千馀级，伏尸数百里。猗卢因大猎寿阳山，陈阅皮肉，山为之赤。刘琨自营门步入拜谢，固请进军。猗卢曰：“吾不早来，致卿父母见害，诚以相愧。今卿已复州境，吾远来，士马疲弊，且待后举，刘聪未可灭也。”遣琨马、牛、羊各千馀匹，车百乘而还，留其将箕澹、段繁等戍晋阳。

琨徙居阳曲，招集亡散。卢谡为刘桑参军，亡归琨，汉

代公拓跋猗卢派他的儿子拓跋六修以及哥哥的儿子拓跋普根、将军卫雄、范班、箕澹统领几万军队作为前锋攻打晋阳，拓跋猗卢自己带领二十万军队紧跟后面，刘琨召集了几千逃散的兵士作为拓跋六修的向导。拓跋六修与汉中山王刘曜在汾东交战，刘曜的军队失败，他自己也负伤七处，掉下马。讨虏将军傅虎把自己的马交给刘曜，刘曜不接受，说：“你应该骑上它突围，我伤得已很重，命该如此。”傅虎哭着说：“我蒙受您的赏识而被提拔到现在的地位，常常想着以自己的生命报效您，现在正是这样的的时候了。再说汉的朝廷刚刚建立，天下可以缺少傅虎，而不能没有您啊！”于是把刘曜扶上马，赶着马渡过汾水，自己又回去冲杀最后战死。刘曜进入晋阳，夜里与大将军刘桑、镇北大将军刘丰抢掠晋阳的百姓，然后翻过蒙山而撤回。十一月，拓跋猗卢追击他们的军队，在蓝谷交战，又大败汉军，擒获刘丰，杀了邢延等三千多人。尸横几百里。拓跋猗卢因胜利而到寿阳山大规模打猎，将猎物的皮，肉摆放在山上瞻观，山因此而变为红色。刘琨从军营门走进来拜谢拓跋猗卢，坚持请求拓跋猗卢继续进军。拓跋猗卢说：“我没能早来，致使你父母被杀害，心里确实感到羞愧，现在你已收复了并州的辖地。而我远道来此，兵士马匹都已疲惫，暂且等待以后再举事，刘聪不是一下子就能消灭的。”送给刘琨一千多匹马，牛羊各一千多头和一百辆车后回师，把部将箕澹、段繁等留下来戍守晋阳。

刘琨迁徙到阳曲居住，聚集流散的人员。卢谡是刘桑的参军，逃跑投靠了刘琨。汉杀

人杀其父志及弟谧、詵。赠傅虎幽州刺史。

十二月，汉主聪立皇后张氏，以其父实为左光禄大夫。

彭仲荡之子天护帅群胡攻贾疋，天护阳不胜而走，疋追之，夜坠涧中，天护执而杀之。汉以天护为凉州刺史。众推始平太守麴允领雍州刺史。阎鼎与京兆太守梁综争权，鼎遂杀综。麴允与抚夷护军索綝、冯翊太守梁肃合兵攻鼎，鼎出奔雍，为氐突所杀。

广平游纶、张豺拥众数万，据苑乡，受王浚假署；石勒遣夔安、支雄等七将攻之，破其外垒。浚遣督护王昌帅诸军及辽西公段疾陆眷、段陆眷弟匹磾、文鸯、从弟末杯部众五万攻勒于襄国。

疾陆眷屯于渚阳，勒遣诸将出战，皆为疾陆眷所败。疾陆眷大造攻具，将攻城，勒众甚惧。勒召将佐谋之曰：“今城堑未固，粮储不多，彼众我寡，外无救援，吾欲悉众与之决战，何如？”诸将皆曰：“不如坚守以疲敌，待其退而击之。”张宾、孔萇曰：“鲜卑之种，段氏最为勇悍，而末杯尤甚，其锐卒皆在末杯所。今闻疾陆眷刻日攻北城，其大众远来，战斗连日，谓我孤弱，不敢出战，意必懈惰；宜且勿

了他的父亲卢志以及弟弟卢谧、卢洗。追赠傅虎为幽州刺史。

十二月，汉君主刘聪把张氏立为皇后，任她父亲张实为左光禄大夫。

彭仲荡的儿子彭天护带领胡人们攻打贾疋，彭天护表面上假装失败而撤退，贾疋追击，夜里掉到山涧中，彭天护把他抓住杀了。汉让彭天护任凉州刺史。大家推举始平太守麴允兼雍州刺史。阎鼎与京兆太守梁综争夺权力，阎鼎于是杀了梁综。麴允与抚夷护军索綝、冯翊太守梁肃联合兵力攻打阎鼎，阎鼎出奔雍州，被氐人突所杀。

广平人游纶、张豺拥有几万人，占据苑乡，王浚让他们在那儿暂时代理原官行使职责，石勒派遣夔安、支雄等七个将领攻打他们，攻占了外围的营垒。王浚派遣都护王昌率领各军，以及辽西公段疾陆眷、段疾陆眷的弟弟段匹磾、段文鸯、堂弟段末杯等人的部众五万人到襄国攻打石勒。

段疾陆眷在渚阳驻扎，石勒派多名将领去攻打，都被段疾陆眷击败。段疾陆眷大量制造攻城的器具，打算攻城，石勒的部众都非常惧怕。石勒召集部将参佐等官员商议说：“现在城墙堑壕还不坚固，粮食储备也不多，敌众我寡没有外援，因此我想用全力与他决战，怎么样？”武将们都说：“还不如坚守使敌人疲惫，等待他们退时再攻败他们。”张宾、孔萇说：“鲜卑部落当中，段氏最为骁勇强悍，而段末杯更加突出，他们的精锐部队都在段末杯那里。今天听说段疾陆眷几天之内就要攻打北城，他的军队从远方来，又连日作战，认为我们孤独无援兵力微弱，不敢出去迎战，斗志一定松懈懒惰。我们最好暂

出，示之以怯，凿北城为突门二十餘道，俟其来至，列守未定，出其不意，直冲末盭帐，彼必震骇，不暇为计，破之必矣。末盭败，则其馀不攻而溃矣。”勒从之，密为突门。既而疾陆眷攻北城，勒登城望之，见其将士或释仗而寝，乃命孔萇督锐卒自突门出击之，城上鼓譟以助其势。萇攻末盭帐，不能克而退。末盭逐之，入其垒门，为勒众所获，疾陆眷等军皆退走。萇乘胜追击，枕尸三十餘里，获铠马五千匹。疾陆眷收其馀众，还屯渚阳。

勒质末盭，遣使求和于疾陆眷，疾陆眷许之。文鸯谏曰：“今以末盭一人之故而纵垂亡之虏，得无为王彭祖所怨，招后患乎？疾陆眷不从，复以铠马金银赂勒，且以末盭三弟为质而请末盭。诸将皆劝勒杀末盭，勒曰：“辽西鲜卑健国也，与我素无仇讎，为王浚所使耳。今杀一人而结一国之怨，非计也。归之，必深德我，不复为浚用矣。”乃厚以金帛报之，遣石虎与疾陆眷盟于渚阳，结为兄弟。疾陆眷引归，王昌等不能独留，亦引兵还蓟。勒召末盭，与之燕饮，誓为父子，遣还辽西。末盭在涂，日南向而拜者三。由是段

且不出去，让他们觉得我们胆怯，在北城凿出二十几条暗道，等他们到来时，兵阵还没有排列稳定，出其不意，直冲段末盭的军帐，他们一定震惊惧怕而来不及设计对策，打败他们是必定无疑的。段末盭失败了，其他军队就不攻自败了。”石勒听从了这个计策，秘密设置暗道暗门。不久段疾陆眷攻打北城，石勒登上城墙观望他们的军情，发现他们的武将士卒有的甚至放下兵器躺着，就命令孔萇带领精锐兵士从暗门中突袭，城上擂鼓呐喊助威，孔萇进攻段末盭的军帐，没能攻破便撤退，段末盭追击，进入孔萇的军垒门，被石勒的军队所擒获。段疾陆眷等人的军队都撤退。这时孔萇乘胜追击，杀得尸横三十多里，缴获铠马五千多。段疾陆眷召集剩余部众，退守到渚阳驻扎。

石勒以段末盭为人质，派使者去向段疾陆眷求和，段疾陆眷同意了。段文鸯劝谏说：“现在因为段末盭一人的缘故而把面临溃败的敌人放跑，该不会被王浚所怨恨，而招来后患吧？”段疾陆眷不听，又用铠马匹金银去收买石勒，并且用段末盭的三弟作人质而请求换回段末盭。各将领都劝石勒杀了段末盭，石勒说：“辽西鲜卑是强健的国家，与我们向来没有怨仇，这次是受王浚的指使罢了。现在杀一个人而去与一个国家结怨仇，不是办法。放他回去，他们一定会深深地感念我，不再被王浚所利用。”于是用丰厚的金子、布、帛回报他，派石虎去与段疾陆眷在渚阳结盟、拜为兄弟。段疾陆眷带兵回归辽西，王昌没有力量单独留下，也率兵回归蓟州。石勒召来段末盭，与他宴饮，并宣誓结为父子，便让他回辽西。段末盭在路上。每天都朝南三拜。从此段氏一心归附石勒，王浚的

氏专心附勒，王浚之势遂衰。势力于是衰败。

游纶、张豺请降于勒。勒攻信都，杀冀州刺史王象。浚复以邵举行冀州刺史，保信都。

是岁大疫。

王澄少与兄衍名冠海内，刘琨谓澄曰：“卿形虽散朗，而内实动侠，以此处世，难得其死。”及在荆州，悦成都内史王机，谓为己亚，使之内综心膂，外为爪牙。澄屡为杜弢所败，望实俱损，犹傲然自得，无忧惧之意，但与机日夜纵酒博弈，由是上下离心；南平太守应詹屡谏，不听。

澄自出军击杜弢，军于作塘。故山简参军王冲拥众迎应詹为刺史，詹以冲无赖，弃之，还南平，冲乃自称刺史。澄惧，使其将杜蕤守江陵，徙治孱陵，寻又奔沔中。别驾郭舒谏曰：“使君临州虽无异政，然一州人心所系，今西收华容之兵，足以擒此小丑，奈何自弃，遽为奔亡乎！”澄不从，欲将舒东下。舒曰：“舒为万里纪纲，不能匡正，令使君奔亡，诚不忍渡江。”乃留屯沌口。琅邪王睿闻之，召澄为军諮祭酒，以军諮祭酒周𪔐代替之，澄乃赴召。

𪔐始至州，建平流民傅

游纶、张豺向石勒请求投降。石勒攻打信都，杀冀州刺史王象。王浚又让邵举任冀州刺史，防守信都。

这一年，全国大肆流行传染病。

王澄年轻时，名望就与哥哥王衍一起名扬海内，刘琨对王澄说：“你外表虽然洒脱清朗，而内心实际易冲动而侠义，这样来处世，难得好死。”等王澄到荆州，喜欢成都内史王机，认为他仅次于自己，让他对内成为综理事务的心腹臂膀，对外成为得力帮手。王澄多次被杜弢打败，声望与实力都有所减损，但仍是傲然自得，心里没有一点忧虑惧怕，只是与王机日夜纵情喝酒对弈，因此上下都与他不一心，南平太守应詹多次劝谏，而王澄不听。

王澄自己出兵攻打杜弢，在作塘驻扎。以前在山简处任参军的王冲聚集部众迎接应詹当刺史，应詹因为王冲不可信赖，离开他返回南平，王冲于是自称刺史。王澄惧怯，派自己的部将杜蕤防守江陵，自己把治所迁徙到孱陵，不久又逃奔沔中。别驾郭舒劝谏王澄说：“您到荆州虽然没有特殊的功绩，但仍是一州的人心所依托的，现在您把华容县的军队从西边调回，完全能够擒获这个小丑，怎么能够自己放弃，仓惶地逃走呢？”王澄不听，想带着郭舒往东走。郭舒说：“我担任着处理一州纪纲法度的职务，不能够扶正州务，使您现在外出逃亡，实在不忍心渡江。”于是就留守在沌口。琅邪王司马睿听说后，就征召王澄担任军咨祭酒，以军咨祭酒周𪔐代替他原来的职务，王澄于是应召而来。

周𪔐刚到荆州时，建平的流民傅密等人

密等叛迎杜弼，弼别将王真袭击沔阳，颀狼狈失据。征讨都督王敦遣武昌太守陶侃、寻阳太守周访、历阳内史甘卓共击弼，敦进屯豫章，为诸军继援。

王澄过谄敦，自以名声素出敦右，犹以旧意侮敦。敦怒，诬其与杜弼通信，遣壮士扼杀之。王机闻澄死，惧祸，以其父毅、兄矩皆尝为广州刺史，就敦求广州，敦不许。会广州将温邵等叛刺史郭讷，迎机为刺史，机遂将奴客门生千余人入广州。讷遣兵拒之，将士皆机父兄时部曲，不战迎降，讷乃避位，以州授之。

王如军中饥乏，官军讨之，其党多降；如计穷，遂降于王敦。

镇东军司顾荣、前太子洗马卫玠皆卒。玠美风神，善清谈；常以为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遣，故终身不见喜愠之色。

江阳太守张启，杀行益州刺史王异而代之。启，翼之孙也，寻病卒。三府文武共表涪陵太守向沈行西夷校尉，南保涪陵。

南安赤亭羌姚弋仲东徙榆眉，戎、夏襁负随之者数万；自称护羌校尉、雍州刺史、扶

叛离，去迎接杜弼，杜弼的别将王真袭击沔阳，周颀于是狼狈地失守。征讨都督王敦派武昌太守陶侃、寻阳太守周访、历阳内史甘卓一起攻打杜弼，王敦进军到豫章驻扎，作为各支军队的后援。

王澄前去拜访王敦，自认为名气一直在王敦之上，还想按照以往的想法侮辱王敦。这次王敦大怒，诬陷他与杜弼有信使来往，派壮士把王澄掐死。王机听说王澄死了，害怕受牵连，因为自己的父亲王毅、哥哥王矩都曾经当过广州刺史，就到王敦那里请求到广州任职，王敦不答应。正遇到广州的武将温邵等人叛离刺史郭讷，迎接王机去当刺史，王机于是带着家奴、门客一千多人到了广州。郭讷派兵阻击王机，但部将兵士都是王机父亲、哥哥任职时的人马，因而不战却迎上去投降，郭讷于是辞职，把职务移交给王机。

王如的军中饥饿困乏，官军讨伐他们，王如的属下大多投降。王如没有办法，于是向王敦投降。

镇东军司顾荣、前太子洗马卫玠都去世了。风韵神气很美，善于清谈。常常认为别人没有做到的，能够在情理上宽恕，遭人意外的冒犯，也能够用道理来排遣，所以从来都没有流露出高兴或生气的的神色。

江阳太守张启杀了益州刺史王异，自己取代了王异的职务。张启是张翼的孙子。但不久就病死了。益州三个官府的官员一起表奏涪陵太守向沈担任西夷校尉，到南面守卫涪陵。

南安赤亭羌人姚弋仲向东迁移到榆眉，戎人、汉人携带妻儿老小追随他的人有几万，姚弋仲自称护羌校尉、雍州刺史、扶风公。